



## 最后的名士（下）

○ 余昌民

亲近过围棋而且水平不俗的人，都有从围棋之道中获益一生的体验。单单着眼于算路，那只是肤浅的认识，棋局里无处不在的均衡、厚薄、迂回、借劲、大小、急缓、腾挪、弃取、时机、顺序……真可谓万物之理的精妙映射！沈君山活跃地斡旋两岸关系，他自举的有利条件之一便是来自围棋的陶冶。他一半认真、一半演绎（沈氏风格）地说：“围棋讲究布局，谋定后动，势孤取和，棋手下棋也从不必把对手当仇人，但对手还是对手，棋盘上决不手软，赢最重要，但棋盘外是可以做朋友的。”

沈教授四十岁时辞去美国教职回台，是因“保钓”热情上升为对台湾（进而对两岸）前途的关心，那时他便有了“一国两治”的思考（与后来的“一国两制”看似相近，却有着“很深但却不宽的鸿沟”）。在台湾争取加入国际学术、体育组织——天文学会、奥委会、围棋联盟、物理学会——的过程中，为了寻求大陆与台湾都能接受的中文、英文乃至日文的表达，他可谓搜断枯肠，用尽机关，一个一个走了下来，简直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见证。例如1984年加入国际物理学会的事，关键的“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若不是设计好在国庆招待会上由李政道蹭到邓小平的面前，讨得邓小平一句“可以嘛”，这悬起的一脚落不了地，两岸的大局又不知会延宕到什么时候。

沈教授多年来以“归真守璞，量才适性”作为座右铭并循此不渝。友人王炎赠诗有句：“名岂棋桥著，官因散淡休。平生惟本色，功利不忤（zhi，

贪）求。”这样一个边缘角色除了促进朝野沟通，在两岸高层之间行走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也把两岸作为“立命的心愿，无役不与”，自嘲道：“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好‘声声入耳，事事关心’，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才为男儿本色。”

从1990年底开始，一年多时间里，闲云野鹤的沈公子三次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约见。江对沈的独立身份与直言不隐颇有好感，他们倾心深谈，“希望为海峡间寻一处津渡”，并且破天荒地可以记录存证。在新近披露的晤谈始末里，沈谈到“即使马克思也认为变是常态”；他说“民族的异质是分的最大力量，经济的互补是合的最大力量”，建议“一而后统”，预言两岸定会“统一于民主与富裕”。

沈教授的文字十分亮丽，永远是从容不迫，即使俯拾皆是的睿智比喻，也都宛若天成，恰到好处。台湾资深报人张作锦这样评说：

沈君山学的是声光化电，但文章写来如天池之水，瑰丽清澈兼而有之，远眺近观，目为之眩。这样的境界非一般人可得，那是上苍的恩赐。

当年为加入国际围棋联盟的事，他赶写了一封表面上写给金庸、实际上转给大陆的信件。金庸读完，临出门又折回来冒出一句：“沈教授，你的文章比你的围棋好！”沈教授写他在返台的飞机上回想金庸的评语：

究竟是夸我信写得很好呢，还是说我棋不怎么样？后来想想，金庸的文章当然比他的棋好，而且好得多，那么他的文评自然比他的棋评要可靠，想着想着，非常得意就眯眯的睡着了。

有的描写，平平常常并无惊人之语，浮现的场  
景却如绘如声，挥之不去。如写台湾名将杨传广在  
东京奥运失利：

十项比赛结束，杨传广落到第五名，观众都散去  
了，杨拎着撑杆跳的竿子，一个人落寞地站在田径场  
中，西下的太阳，红红的，照出一个长长的影子。

这样的纯青手笔又见于写中风住院以后纪政挤  
出时间去看望他，陪他做康复训练：

不久，远处一个高挑笔直的身影，一路左右打招  
呼着穿过有的拄着拐杖，大多数坐着轮椅的病友，风  
也似的一下就走到了面前，半真半假的吆喝了一句：

“怎么还坐着？起来起来，走！”

再来看看随处可见的机智洒脱的见道之语：

现在回想起来，所缠斗不休者都是枝枝节  
节，……有蜗牛角上争何事之感。

我们开始“打劫”（围棋中在一处吃来吃去的  
情况）——讨价还价。

中国人早就发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未必是  
直线。（以美国为媒）

为什么好好的菩萨不做，去做住持呢？（劝说李  
远哲）

播种者上断头台，收割者俯身拾起稻穗。（说某  
位政界朋友需要调适）

律师绝对不会牺牲自己。（说某律师出身的政  
客）

分离是要双方同意才行。而且，……有必要付出  
那么多的代价吗？（说台独）

领头造反的一向是失意秀才。

船是总会到彼岸的，重要的是不要翻船。

只剩一只螟蛉去与公鸡斗了。（台独走向孤立）

人生许多烦恼都是因为有了抉择才有，……阎王  
要人三更死，谁也无法留人到五更；但……三更到五  
更之间是可以商量的。

沈君山的才情是多方面的。昔日吴清源大师告  
诫弟子林海峰说：“追二兔不得一兔。”沈博士  
常常拿来勉励他人。现在倒有人为他的文章惋惜，  
说，沈先生，就追那只最小的兔子吧——它可能也  
是最好的呢！沈博士戏答：这些兔子都是自己跑  
来……署名“逗兔者”。其真率性情淋漓尽致！

2005年6月，我给沈校长写去一信：

深圳一别，从电视和杂志上看到西安比赛之盛  
况，屈指一年，您的健康、棋艺和新作，深以为念。

连、宋访问大陆，热闹了一阵子，事过境迁，  
国、共在情感上的转弯，原来如此容易。殊不知为了  
这一刻，两岸之间历尽磨难，其中您的心力亦成为一  
座丰碑。

现在公司的事我已撒手不理了，棋是要下的，同  
时写些古人笔记体的忆往文字。因而今年的炎黄杯围  
棋比赛我想“展以拳脚”，不知何时、何地，是否有  
受邀的可能？

没想到向来讲究礼数的沈校长竟是一片沉寂。  
年底突然收到沈校长寄来的圣诞卡，卡是特制的，  
内页有“感谢关切”的字样，还印有他身卧病榻、  
举手致意的图片！原来这期间他再次被中风击倒，  
想到他超人的生命意志和先期颓倒的身躯，我的心  
情顿时晦暗起来。

他在第一次躺倒的时候，冷静地思考过生与死的自然规律，心头闪过濒死的虎豹慢慢踱进隐蔽的树荫，“眼神渐渐涣散……”的镜头。漫长的苦思如若一支低沉的大提琴曲，他记述道：

潦水尽而寒潭清！上天赋我不薄，人间繁华江上明月，都只是适度的，融会进来成为一生的愉悦。但毕竟还是伴着潦水，若不得病，寒潭清的境界，今生是否能得至，颇不可知。得病的时候，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忽然的被禁锢在病躯里，现实的限制，理智的抉择，使我只能独自居住清华。看护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没有办法照顾我的生命。

思考的结论，是要“免除痛苦而有尊严地走完人生”，因为“用人为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没有格调的”。他会给自己的生命划一条线，“这一条线该划在哪里，必须在神志清明时先期规划，否则……自己还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交代过了“死”，他又回过来心境宁静地规划如何“生”了，“做我所能，爱我所做”需要调整新的内容……

2006年3月底，意外地收到汉声出版的漫画书《沈君山说棋王故事之一：吴清源》，与其说因得馈赠而喜，不如说感受到沈校长生生不息的律动而一阵感动。我速致一函，借题传达我的慰问之情：

倾接《沈君山说棋王故事之一：吴清源》一书，喜出望外。自去年年末收到病中寄出的明信片，我心中一直很沉重，倒不因北戴河棋会的逸机之类，而是深憾如校长这样的脑子与才艺，上帝应该给您任意翱翔的空间！现在只能遥拜东方，为您战胜难关祈福了。

《吴清源》一书一捧到手，我便不自觉地翻看下去，我觉得以漫画形式说围棋故事太有趣了，尤其您脑中的因缘花絮如此丰富，不与世人共享岂不可惜？我想知道另外的四本（木谷实、林海峰、曹薰铉、聂卫平）是否已编就出版？待印刷出来，切莫忘了照顾我这双料“粉丝”为盼！

另外想到，此书在大陆出版发行一定颇受欢迎，料想已有计划。眼见日本卡通《棋魂》在东瀛掀起围棋热，我亦萌生有朝一日搞出中国围棋传奇（古今结合）的卡通片的梦想……

近日细读《浮生后记》，感慨无量，一为校长对国是与文化之贡献，二为潺湲似水、暗藏机锋的文笔。我如今在“博客”（BLOG）上发表文章，打算不久写一篇关于您的记事。《南方周末》李红平写过一篇不知有无送您？我刚从网上看到，把您的深圳之行比作“雪夜访戴”，倒也有趣。提到当年绕道深圳，回想起来您是历尽艰难，盛情雅意，令我感戴终生！

治疗期间，音问不便。欲知近况，心中挂牵。

愿上苍保佑康复长安！

我实在不忍心给静养中的沈校长带去丝毫纷扰。8月中旬，《沈君山说棋王故事》后续四册不出所望寄到案前，附函称：“汉声编辑遵沈教授嘱咐，代他将四本新书寄上，希望您会喜欢。”我何止喜欢，仅就沈校长亲历耳食的围棋雅事和棋艺经纬，我心中无憾了！

有道是：所谓名士，“除了多才多艺而风流倜傥外，还要有高雅的风度和气质，不慕荣利，清高而有气骨”；是“名于世的特立独行之士。……学养深厚，卓尔不群。为人真性情，处世贵通达。合情又不拘常情，合理又不泥死理。恃才放达，不拘小节。”

沈君山这样的名士毕竟渐行渐远了。世上还会再有吗？

#### 【附记】

2006年3月，沈君山述说二次中风心得的《二进宫》获九歌2005年度散文奖。颁奖人余光中盛赞这篇用生命写出的文章：“很酷！在烦恼中，他冷静面对。”坐在轮椅上的沈君山笑着说：“以前是杰出青年，现在是杰出老年！……人生在夹缝中要找寻乐趣。”

名模林志玲住在同一医院，沈君山请人把林志玲的海报贴在床边，当成“中风小天使”激励自己。自此，送鲜花的少了，送林志玲相片的多了。余光中打趣说：“这样的病人一定会好起来。”

8月，沈君山加入“百万人倒扁运动”的捐款行列。